



阿志巴綏夫原著

寧

沙



沙寧從少就離開家鄉沒有人看管。

他這次回來，母親和妹妹幾乎都不認識他，雖然聲音姿態，都沒有多少改變，可是精神上成熟的風彩却完全兩樣了。他抵家的時候已是傍晚，他安然踱進房子，好像只是剛纔離開一樣。他身裁高大，闊肩。美貌的臉上時常掛着冷笑。

吃飯喝茶的時候，他那坐在對面的妹妹麗達，老以敬佩的眼色凝望他。他平淡的談笑，使她悄然掃興。

吃完了飯，他們走到花園，坐在石階上。沙寧淡漠的敘述他在外面的經歷，生命怎樣地顛簸他，他怎樣挨餓，怎樣流浪，怎樣參加政治鬥爭，後來又怎樣的厭棄。麗達靜坐細聽，她的心上很覺冰冷，彷彿哥哥是一個生客。她覺得他是庸俗無奇，他顯然是隨便今天做工，明天遊蕩而且常常喝酒，常和女人交遊，他有些話，使她覺得難聽，尤其是他說他曾經自己補過破褲子。

母親也爲兒子的流蕩覺得沮喪，她勸他改過，他却不在意的聽着，她不由地惱怒起來，他却不驚不惱，也不理會她的話，只以平靜的眼色沈沈地望着。

母親又追問他以後將怎樣生活。他笑回她說：『隨便。』母親覺得這話全無意義，不禁嘆了一口氣，悲切地說：

『好，總之，這是你自己的事，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你們應該到公園去散步吧。此刻是多麼美好呀！』

『是，麗達；帶我看花園去，我已記不起牠是什麼樣子了。』

麗達從幻想中驚醒，舒了一口氣，他們就並肩的走向花園的小徑去。

當他們走到沈鬱陰森的叢林中，沙寧突然把手腕圍繞着麗達的腰部，發出特異的口音，一半狂暴，一半溫柔的說：

『你已成長爲美麗的女郎了！』

他的手腕，送出一陣狂熱的顫動到麗達柔綿的腰肢上，使她忸怩戰慄，她像逃避一

個食肉獸般的離開他。

二

次晨，沙寧一早就忙着整理園中的花牀。母親望着他說：「你最好先把雜草拔掉。」
「爲什麼？」沙寧抬起眼來說：「讓牠隨便的生長吧，綠的東西我都是一樣愛的。」
沙寧洗了手舒適的坐在柳條園椅上，翠綠的園林，輝絳的陽光，蔚藍的天宇，使他的心境怡然快活起來；母親看不過他的閑逸，想以她勤勞的人生觀來勸導他，問起他日後的事，來提醒他；可是沙寧對於一切都毫不在意，只是給她不三不四的回答，她們正在爭論間，高大秀美的諾委加夫走進來。他也勸沙寧應該聽從母親的規勸，沙寧還是不服，母親氣起來，走回屋子裏去。

沙寧仍像不介意，向諾委加夫要了一枝煙，吸了一會說：

「喂，過得好吧，醫生？」

「不，壞透了。」

「爲什麼？」

「我什麼事情都討厭，都覺得無味。」

「你到底煩悶什麼？是不是因爲得不到麗達的愛？」

「你說的真是無聊！」諾委加夫說時臉色紅紅，而且眼睛蒙着淚。

「無聊？你在整個世界上只曉得有麗達，而且你不是老想佔有她？」

諾委加夫侷促的在小徑上走來走去，沙寧的話使他驚愕，他是麗達的哥哥，而且是他的老同學。麗達是他久已崇拜的女神，他只得抑下羞慚勉強的問：

「那——麗達現在在那裏？」

「她，不外是和軍官們到樹林裏去散步吧！」

麗達剛在這時候和兩個軍官走回來，諾委加夫爲嫉妬而痛苦，麗達伸出一隻手給他，他含淚的捏着，臉色羞紅，麗達並不注意，她對於他羞澀的情緒已是受慣了，而且從未使她動過心。

兩位軍官，沙寧是認識的，一個是騎兵上尉薩魯定，是麗達最熱心讚慕的一人。另一個是中尉太那洛夫，他是薩魯定的崇拜者，而且沒有他那樣美貌，靈活動人。

麗達嬌嬌的坐在一張椅子上，說着風騷的話，兜人稱讚她美麗。她脫了帽，她的頭髮和面紗都弄亂了，於是她笑着辭別了他們，走回屋裏去整理。

大家的視線送走了她後，接着就討論她的事；軍官薩魯定主張她去學習歌舞，諾委加夫帶着妬意極力反對，他覺得歌伶的下賤，簡直與娼妓無異，不如做個好母親或是女醫生強得多。沙寧却毫不在乎，他認為盡情透露美麗的姿態是每個女郎所心願的。

麗達陪着母親出來了，母親仁藹地說：

「你們一同去河邊散散步，逛到晚餐的時候纔回來吧。」

「好的。」薩魯定歡聲應着，伸出一隻手臂給麗達。

「我希望讓我一道去。」諾委加夫很酸澀的說。

「有誰不讓你去呢？」麗達笑着回答他。

『對的，你應該去；假使我不是她的哥哥，我也要和你們一道去。』沙寧嚷着，麗達和母親都覺得很難堪。麗達走後，母親埋怨了沙寧一陣，沙寧也想設法使母親歡樂些，可是想不出什麼方法，所以逕自跑回寢室睡去，直到入夜纔醒過來。

母親心上曉得薩魯定處處在向麗達求愛，她想麗達已經是二十歲了，薩魯定也是一個好青年，而且今年就要升為隊長，可是他却負了很重的債，而且他第一次到她的家時，她就夢見麗達穿着白色的衣裳，只有這些使她把持不定。

三

天色很暗的時候，散步的人纔回來，他們歡樂的聲浪，响澈了籠罩着花園的薄暮。麗達臉龐緋紅，笑嘻嘻的跑到她母親跟前說：

『媽媽，給我們用晚餐。』母親聽後，就欣然的預備晚餐去了。

薩魯定和太那洛夫走上客廳的鋼琴那邊去，麗達就在遊廊裏一張搖椅上坐着，諾委加夫也在遊廊上，默默地踱着。他時時偷看麗達，他把不定他對他的愛，他老是爲這個

問題所苦，最後他決定用地板來預卜，如其右足踏在最末的地板上，他便去求婚。可是，結果是他的左足踏在最末的一塊地板上，這使他汗流心戰，但過了一霎，他又振作起來，認預卜爲無謂，他不肯錯過機會，仍決心進行。他的腦似火燒，心臟狂跳，兩膝也抖顫起來了。

『不要那樣响的蹣，』麗達睜着眼睛大聲說『別人一點聲音都聽不到了。』

諾委加夫此時纔聽到薩魯定在唱：

「我曾一度愛你，你能忘記麼？」

愛情還在我心上燃燒呢！」

諾委加夫問她唱的是什麼曲子，麗達不理會，只叫他坐下來靜聽，或許去看看月亮。

他躊躇了半天才說：

「親愛的麗達！」

「唔！什麼事？」麗達機械的反問。

沙寧此時踏過草地，坐在樹陰下，轉過頭來聽着。

「聽我說，親愛的麗達，你願意嫁給我麼？」

「嫁給誰？」麗達紅着臉背轉身去。

「我——愛你！」諾委加夫呢喃地說。

「我不曉得該給你說什麼，但是——不管怎樣，我總是非常愛你！」麗達從小就把他看成親戚，這樣一來，反使他們隔膜起來。

諾委加夫慘痛的說了一聲「再見！」就走了。

過了好久，薩魯定走近麗達，他用純熟的手勢攬着她的腰，在她的耳朵上輕聲說，「爲什麼這般憂心？」她聽了又是快活，又是懼怕，像每次他擁抱了她時一樣。他在智慧和教育上都及不上她，但每次和這強壯俊美的少年接觸時，她覺得盡是愉快醉人的。她低聲說：

「會被人家看見的。」

這話使薩魯定更加奮興的摟着她，他的欲念在他的血管中奔騰起來；他央求着：

「你肯來麼？」

「做什麼？」麗達伴問着，這問題已經向她要求好幾次了。

「那樣我可以親近你，像這樣，多痛苦！喂，麗達！你肯來麼？」他說着，更熱情的擁着她，她彷彿埋在昏沈的氳氳裏，她又快樂，又恐怖，她的腦海浮蕩着，她極力從薩魯定的懷抱中掙脫了出來。

「可以。」她囁囁的說，她轉進了房裏，又反省着：「這是無意識的舉動。」

只有薩魯定一人仍舊站在那裏，經了這個許諾，他預想在最近麗達會給他一些更大的愉快。在起初，她允許他擁抱接吻時，他總是害怕她，好像她一邊讓他吻，一邊仍在鄙視他，他覺得她完全和許多他所玩弄過的女人不同，不容易佔有她。現在經了這個半晌才說的允諾之後，他確信他必定勝利了。這位嬌貴，純潔，受過教育的女郎將睡在他的身下和許多別的女郎們一樣，任他玩樂。他的腦裏登時浮現着一幕幕猥褻的幻境，裸體的麗達，披着散髮，含着流麗的眼光望着他；他的太陽穴急跳，眼前火星飛舞，他勉力走進房

裏去。沙寧雖然沒有聽見一句話，但他看得很明白。

吃飯時，母親心緒不甚安好，麗達臉色灰白，不敢旁視，薩魯定露出快活機警的神色，沙寧喝了不少的白蘭地酒，吃完了飯，各自散去了。

四

和沙寧同住在這小鎮的陸軍大佐尼古拉的兒子猶里，他是莫斯科高等工業學校的學生，因為與革命黨有關係，所以中途被放逐回來，父親早就接到他報告被監禁和流刑的信，父親把這看作兒戲的事，而且素來很痛愛猶里，所以在他回家時，父親極力避免談起這件事。猶里因為旅途疲倦，所以見了父親和妹妹麗萊亞之後，就即刻在她的床上睡去了。

他睡醒時，天色已是昏黃了，他聽見妹妹和一男人的喧笑聲，却不曉得那男子是誰。

「嘻嘻！你剛好起來，這正是時候。」麗萊亞拉動她哥哥的手，又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可愛的青年來呀！」

『停！停！可愛的青年是誰？』

『我的未婚夫，』麗萊亞嬌羞的說着，忙把身子轉過去。猶里雖然知道新近有一位少年醫生向他妹妹求愛，並沒有想到他們的婚約竟告成立了。

他懷着詫異的心情跟他的妹妹到了餐堂，那個青年站起來迎他，他點了頭向他的妹妹說：

『給我介紹。』

『阿那托爾·勒森且夫！』麗萊亞用一種滑稽持重的態度說。

『我懇請和你做朋友，並望你寬恕。』勒森且夫說。

他們握了手，並且互換了坦白柔和的眼光。

『你被流放多少時間？』勒森且夫問。

『五年，』猶里回答。父親本來不知道兒子放逐的詳情，這個消息好像給他一下意外的襲擊，所以皺着眉頭從房裏含怒走出來。麗萊亞理會父親的習性，她怕大家爭鬧起

來，所以叫勒森且夫喝茶，但他並不會意，仍問猶里說：

「那現在你想怎樣？」

「此刻不想做什麼。」

「不想做什麼！」父親猝然停步說，「你爲什麼可以這樣說，你想不到我年已老了，這正是該你做事的時候，難道要我養你一輩子不成嗎？」

「是的，不想做，你到底要我做什麼？」猶里反問着。

父親因爲猶里是第一天抵家，所以不願立刻加以斥責，只聳了聳肩，踱到房子的另一角落去。猶里雙眼含火，預備隨卽和父親爭辯，麗萊亞急得掉淚，勒森且夫很不安，他把話頭轉到別的地方去。

晚餐的時候，諾委加夫，伊凡諾夫和西米諾夫來了，他們在散步時聽見猶里回家，所以一同來看他。他們一來，大家有說有笑，而且在晚餐喝了好些酒。諾委加夫自幾天前向麗達求婚失敗以來，心緒已較爲安定了，他想她的拒絕是偶然的，這只怪他沒有使她預

備到這個問題，她從來對他親熱，只要再會見她，她仍是會愛憐他的。可是他無顏再到她的家裏去，所以他在席上提議到寺院舉行一回野宴，藉這個公衆的集會來會見她。這事，大家都讚成，並且各自函約了好些朋友來參加。當然沙寧兄妹和薩魯定都是被邀請的。

大家回去時，猶里因為怕和父親爭論，所以借故送西米諾夫回家。

西米諾夫是個害着肺癆病的人，他和伊凡諾夫同在鎮上教書，他走得很緩，一步一嗽，猶里在路上批評着學生的情緒和羣衆的缺乏革命精神；最後又問起西米諾夫對培爾新近演說的意見。西米諾夫悲苦的說：

「我有什麼意見？我感覺到的只是我漸漸地在死了，你看見我背後彎曲的影子麼？死亡已是緊跟着我，世上好壞的事情，在我都是一樣，反正早晚我一定是死的。假使你曉得你即將死去，那你決不會留心培培爾，或是尼采，或是托爾斯太所說的話。」

西米諾夫又咳嗽起來。接着又憤慨的說：

「我老想着不久我就要失却知覺，活力；而別的人物仍舊活着，但我却無可避免的死去。你想，我還能有心去理會世人所說的話？」這最後的一句話，他出之以盛怒的語氣，猶里窘得沒有話回答。

「好，祝你夜安！我必須進屋了。」他微弱的說。

「再會！」猶里說着和他握別。就懷着死冷可怕的心情奔回家來。西米諾夫悲感的話，感動得他的眼睛湧上酸淚。

五

沙寧兄妹接到請帖時，麗達希望哥哥拒絕不去，因為她怕再遇見薩魯定又會使她的心緒紛亂起來，可是沙寧却滿口答應。

這天，氣候溫暖，天色晴和。薩魯定和太那洛夫駕着兩匹高大雄壯的軍馬拖着的大馬車來迎接麗達兄妹一同去。

他們不久就趕上麗萊亞，猶里，勒森且夫，諾委加夫，伊凡諾夫和西米諾夫共乘的馬

車。大家諧謔地交談，西米諾夫仍是有說有笑，真使猶里疑竇莫釋；諾委加夫和麗達都極力表示他們是要好，始終互相嘲謔。並且高高興興的跳下車子在綠野上來賽跑。

在約定的地方，有最先到的一位學生夏夫洛夫和兩位女郎西娜和林博娃在預備茶點。

車到時，麗萊亞替大家介紹了一下，起初大家都有點侷促不安，當他們喝了酒後，大家就肆意的歡娛起來，笑笑，跑的跑，沒有一點悲愁的影子殘留在他們任何人的心靈上。

傍晚時候，河面被斜陽煊耀得閃閃發光，波紋金炎可愛，大家隨即依着麗達的提議，走下去划蕩江邊的畫舫。各自盡情的眺望山光水色，忽然薩魯定發現對岸的橡樹根間有個狹小的黑洞，大部分給雜草所遮蔽。大家都覺得這洞很神秘，據說從前曾經有人在洞裏私造錢幣，後來被官廳破獲了。談說間畫舫已到了洞口，麗達故意激動薩魯定爬進去看看，薩魯定以猶豫的話來搪塞。後來到是猶里乘興帶着蠟燭和手槍冒險進去。

洞裏潮濕黑暗，四周崎嶇不平，猶里有兩次幾乎跌到窟窿裏去，他想坐下去停了一會，然後回去時就可騙他們說是走了很遠的路。

突然他聽見背後有足步聲和急劇的喘息，他憑燭回頭一照，立即看見今天野宴纔認識的愉快美麗的女郎西娜，羞搭搭的含笑映在他的燭前。

『我們再往前走吧！』西娜忸怩的說。

他們繼續前行，接着走到一個洞黑的大窟，四周的出路都被坍土塞住，地上有幾片散亂朽爛的木板，看來好像是棺材的遺物。西娜胆怯了，出於本能的靠近猶里，接着說：

『我們好像被活埋一樣，無論我們怎樣高呼，恐怕沒有人能夠聽見。』

『自然聽不見。』猶里笑着說，心上爲她脈脈跳動，這個嫩美的女郎就在他的掌握中，假如他要……但他立即驅除了這卑鄙的念頭說：

『我們試放一槍，你害怕嗎？』猶里拿出他的手槍。

『只怕土窟要倒坍下來。』西娜暗弱的說，她聽出猶里的口音完全爲情慾所震盪，

她退了一二步，又壯着胆說：『好，就放槍吧！』猶里舉槍，火光一閃，一團濃煙應聲包圍了他們，槍聲的回音就漸漸消沉了去。西娜窒息的說：

『我們回去吧！』說後就回身踏上來路，猶里走在後面看見她豐潤的大腿時，心上又起了制不住的淫念。他不禁抖顫的說：

『西娜，你怎麼敢和我到這裏來，我們一點也不熟識呢！』猶里說後，西娜臉上羞得血紅，沉默了好久，才羞澀的說：

『我相信你是靠得住的。』

『假使你是錯看了人呢！』猶里心上又羞慚又跳蕩。

『那我就……投水自殺。』西娜微弱的說。

猶里的情慾給西娜真誠坦切的話征服了，對她換了滿腹的愛護和憐憫，直到他們出了黑漆漆的洞門。

六

洞外的人起初把他們二人作爲談笑的資料，肆意的描述各人所想像得到猜度。後來等得疲倦了，大家就散在周圍遊樂。男的吃酒吸煙，女的爬山採花。只有麗萊亞老是担
心着他們二人的安全。直到洞裏傳出槍聲時，她更驚呼着：

『爲什麼他們放槍？』同時拉着她愛人的手臂。

『不要怕，就是一隻狼，也不敢咬兩個人的。』勒森且夫柔聲安慰她。過了一會，麗達
在洞口輕蔑的說：

『不用着急！他們來了！』

大家都聽到洞裏傳出來的足步聲，不一刻工夫，猶里和西娜，滿身黃泥，從黃洞中跑
出來。大家詢悉了洞裏的情形之後，就全體上船，船到河心時，中天的明月，突穿了雲圍射
照着它的光輝。水面與穹天，閃爍着相稱的星光，四野靜謐，夜情清朗，夜鶯在兩岸黝黑的
林木中啼唱，西娜也不自覺的跟着唱了一首甜蜜而憂鬱的民歌，音韻又高又壯，唱得很
動人，大家都齊聲稱讚。麗萊亞又勉強她背了一首獨出心裁的情詩，大家更加對她仰佩。

只有麗達心裏不服，她覺得她的歌喉，美貌，才智，都是駕乎西娜之上的。所以船一靠岸，她就立即主張回去。大家也只得走上歸途。

七

過了三天之後，在深更的時分，麗達從外面懷着沈悶疲怠的心緒回到家中，神色非常懊喪，兩手交握着，呆然木立不動。眼睛牢牢地釘在地板上，她突然從恐怖中猛醒，她痛悟她和薩魯定的關係，來得太深了。從前毫無忌憚的和他交際接吻；現在她已完全被他征服了，他此後要她做什麼，她都得聽從了。她已失身於他了。她痛惜她的貞潔遭那淫濫的人的摧殘；她對於一切已是失去控制力了。她想身體，知慧和美貌都該任她自己支配的，「只要我自己願意，我便可以把我獻給惡魔。」她想，接着就懶懶地解開衣服，讓牠落到地上。她把裸臂舉到頭上，她的胸部顫動着。

「你還沒有睡麼，麗達？」沙寧在窗邊叫着。

麗達慌忙圍上披肩，走近窗口，微笑着說：

「你害我嚇得一跳。」她靠到窗櫺上。

「你不掛披肩好看得多了！」沙寧惶惑的說，眼睛死釘在麗達身上貪饞的看着。麗達驚慌的把視線轉開，她覺得憎惡難堪，別的男人對她那樣看，她是喜歡的，哥哥也這樣看，就太離奇，太不可能的。

「人們都在自己與幸福之間掘條鴻溝。」沙寧抖顫的說，麗達害怕了，她的頭腦混亂，眼光朦朧，臉上感到沙寧熱烘烘的呼吸向它直噴。她周身戰慄了，他像觸電般地轉身吹熄了燈。關上窗門說：

「已是睡覺的時候了。」

熄燈之後，月亮把沙寧的癡笑照得更清楚，她貿然坐在床上，四肢仍制不住的抖顫，沙寧在草地上的足步聲，更使她的心狂跳。她覺得她近於色情狂了，她感到她是墜落了，她把面孔埋到枕上悲淒的啜泣了。

猶里從來就醉心學畫，但因為經濟不充裕，和他忙碌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學成功，現在只是暇時畫畫，聊作消遣。

他自從那晚認識了西娜以後，精神上被她的貞潔與天真所掀動，時常感到一種強烈的願望，想去佔有她。心上常常憶起她的健全、愉快、活潑、天真和充滿了生命的表情。所以他依着這個意念着手畫一幅「生命」的畫。可是畫好後他覺得完全失敗，想像中的美好，在油布上便成了淺薄柔弱。假如不是怕羞，他定要痛哭一場。

失望喚起了以往一切的失意和悲哀，所以他又憤憤地用刀刮去了那幅「生命」，從新畫着「死亡」。沒精打采的畫來，「死亡」竟變成一個「老嫗」。過了一會，諾委加夫來了，猶里問他畫得好不好，諾委加夫勉強給他一聲附和的稱讚。在諾委加夫的心情上還沒有消滅被麗達拒婚的失意，他覺得生命在他只是一種苦楚，他想再回到彼得格列去和黨恢復關係，痛快的向死亡衝過去。以工作的愉快，來洗滌他失意的悲哀。

「我從前在克萊報讀過你的論文，那真好呀！我想你的政治活動比繪畫更好啊！」

諾委加夫突然說。

『那有什麼用處？牠不能阻止殺人與掠奪，只是無補實際的空論而已，我後悔寫那些東西。』

猶里想起早年的政治活動，祕密的集會，宣傳，冒險與挫折，而羣衆却漠然待之，甚至加以鄙視。他又想到將死的西米諾夫的話，更覺一切的活動都沒有意義，他在房裏急促的踱來踱去，他想制服他的煩惱，所以說：

『我們出去散散步吧。』

諾委加夫立刻答應了，他希望在路上能夠碰到麗達。

九

他們在樹蔭道上走了一兩回，滿路碰見的盡是一些嘻笑喧鬧的男女，後來碰到沙寧，不一會又碰到了伊凡諾夫；他請他們去喝酒，只有猶里一人不高興去。

猶里仍沿着樹蔭走去，西娜和女教師杜博娃坐在一張橈上招呼他。猶里迅步走近

去，杜博娃就讓開中間一個位置，但他爲了害羞，所以坐到老醜的杜博娃身旁了。杜博娃皺着乾枯的薄唇問：

「你爲什麼那樣頹喪，連走路也沒有一點生氣？」

「唔，我的生活，使我忘却歡笑是怎麼一回事？」

「爲什麼？」西娜認真地問。

「因爲有很多事使我不該去生活……」他接着詳述他怎樣努力參加政治運動，怎樣被黨誤解，怎樣被流逐出來。猶里說後，三個都一樣感到蒼涼沈悶的情調，杜博娃也想起她單調的生活，以及逝去的青春，沒有過戀愛和快樂，便低聲的問：

「告訴我，猶里，自殺的念頭可曾穿過你的心麼？」

「你爲什麼問我這個？」猶里反問，大家都沈默着。

「你做過委員，是不？」西娜熱情地問。

「是的。」猶里簡捷的答，顯出他的迥異有趣，於是他們一同回家，路上有說有笑，一

切的苦悶都消滅了。

「他的人真是好呀！當猶里走後，西娜說。

「當心，你不要愛上他啊！」杜博娃用手恐嚇她。

十

隔天晚上，猶里再到昨天的地方，想再遇見西娜，再領略她眼色中柔情的視線。可是，這晚空氣燥熱，路無遊人；於是猶里很失望，很懊惱。突然的，那位在野宴上會過面的學生夏夫洛夫當頭喊他，並邀請跟他一同赴今晚的演講會，那會所正是西娜和杜博娃教課的學校。所以猶里高高興興的和他一道去，因為他一來可以看看熱鬧，二來還可以會見西娜。

西娜看見猶里到會，心上非常高興，請他和她同坐，到會的人很多，各種人色都齊備，大家都靜聽夏夫洛夫朗讀演講文，他唸得很壞，使人像聽唸統計數字一樣無味，知識份子都紛論起來。

休息後，出於猶里的自願，接着替夏夫洛夫誦讀，他對於演講很有經驗，所以唸得很好，大家都沈默的靜聽着，他兩次偷望西娜，都碰見西娜凝神靜聽中放射出來的敬佩的眼光。當他讀完時，全體都鼓掌稱讚。

散會後，天色已經很暗，杜博娃因有事和夏夫洛夫到朋友家裏去，所以付托猶里送西娜回家，猶里立即應承。

西娜和杜博娃的住屋是在一所荒涼的大花園中間，路上西娜儘談關於佩服猶里演講的話，因此猶里很自信他爲西娜是做了一件偉大的事了。

西娜到家時，猶里被她請進園裏去玩，他們把花園逛了一周，最後在一塊草地上坐着，西娜自願的唱着情歌，聲調又溫柔又熱情，猶里眼不轉瞬的凝望着，西娜便閉上眼睛，更深情更熱烈的唱，周遭更覺靜肅，好像萬物也在傾耳靜聽，當她在一個清朗的高音停止了時，空氣更緊張了，一個不易抑制的念頭跨過猶里的心，他立感到紛亂不安，西娜覺察了他含情的凝視，心裏也爲他迷亂着，而她也是非常喜歡他的注視的。兩人的心上都

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所以西娜說：

「我們走吧。」

他們踏着園中的小徑走着，好幾次輕輕互相觸着，碰着。像每個初戀的人一樣，看去一切都是愉快美麗的。他們走到門口，看見外門已經開着，又聽到房裏開抽屜的聲音，和急促的足步聲，雖然沒有點燈，所以西娜喊着：

「杜博娃，是你回來麼？」

「是的，我正在尋找你呢，西米諾夫快要死了，晚上和我們一同在朋友家裏喝茶，而且不時和諾委加夫辯論。後來，他忽然咳嗽起來，噴出一些又黑又濃的血，現在抬在醫院裏，醫生說是沒有辦法了。」

「他自己清醒不？」猶里問，又想起那晚他講的話。

「他大概是明白的，他望着我們說，『什麼事？』接着全身抖顫了一回又說，『已經到了！……唉，可怕！』」

「我們應該不應該去看他？」西娜沈着地問。

「我想我們是應該去的。」杜博娃緩緩地回答。

他們三人商量了一回，就一同趕到病院，平時和西米諾夫要好的朋友都到齊，他好像埋在床上，因為他瘦得幾乎看不見身體，他的呼吸很艱難，又很徐緩，他的筋肉顯得怪僵硬，看不出有半點生氣，只有那雙未全閉的眼睛稍有移動，全堂人們的視線都集注在他的眼睛上。忽然開門了，沙寧領着一個牧師和一個唱詩者進來，牧師問明病人已是沒有知覺了後，就唱起喪歌來，唱詩者伴唱的是低音，粗糙而不協和。大家恐怖的眼睛，仍是集注在死人身上，諾委加夫站得最近。西娜開始柔和地哭了，杜博娃也跟着哭了，男子們的眼淚也湧現了，但他們竭力制止。歌聲一高，女子們的哭聲就跟着高亢，大家都為愁慘的氣色所籠罩，只有沙寧皺着眉頭，憎惡人家的哭，他認為死的人對於他的死本來是很平淡的事，給活人一哭更使臨死的人聽了難過。

突然西米諾夫的咽喉「啞啞」的响着，但不幾聲連呻吟也停止了。他的唇片動了一

動，好像緊縮的一笑，但沒有聲音，他的疏而美的鬚下垂了。他的四肢伸得更長。嶙峋的瘦骨益顯得高，益覺得可怕。大家由恐怖中喚起了一股憐憫的意識，然後沈肅的從甬道走了出來。牧師促步走在前頭，用着柔和深沈的聲調問：

「他的家裏知道嗎？」

「我們不曉得他的家在那裏。」夏夫洛夫客氣的答。

「我相信他的妹妹在讀中學。」西娜加上說。

「啊！再見！」牧師漠然說着，大家就各自走各的路。

十一

西米諾夫的死，使猶里的精神非常迷亂，死生的問題，老橫在他的心上，他一面走一面這樣想：「人在未生之前，並不可怕，也未足爲奇；既生而死了，便是生機的終止，當然也是無足爲奇，也不是可怕的。並且人生是樂少苦多，死了還可免除一切的煩惱。死在死的人也不見得痛苦，因爲西米諾夫臨死時還在笑着呢。」他想到這裏，伊凡諾夫追上他，並

請猶里和沙寧一同到他的家裏，買點酒，給他們的死友弔祭。

席間，第一盃酒伊凡諾夫說：『祝死者安息。』接着大家就一盃一盃的喝下去，猶里立即有點醉了。伊凡諾夫仍勉強他喝。猶里又提起死的可怕。沙寧笑他幼稚，他告訴他：『人生是非死不可的，有生必有死，假如人不死，世界將成個什麼樣子。地球上沒有長開的花，也沒有不熟的果。不要以終必一死之惆悵，而影響你生的愉快，能活一霎，就得抓住一霎的快樂。滿足人生天然的欲望。抑制自己的慾望，就等於摧殘自己。沒有慾望，那雖生也死。』

猶里對沙寧從來都是憎厭的，他不高興聽他的話，他矧斥他爲獸慾主義，所以他乘酒辭別回去。

在路上，夜色蕭肅，月光清朗，西米諾夫對於他自己的預言又爬到猶里的心頭，他想：「他總有一天和西米諾夫一樣必須死去，而現在却應該活着。」他想到這裏，不由地感到生的愁煩可怕……

猶里近來早睡寢起，生活很單調很頹廢，因為西娜到別地方去拜訪朋友，父親不是從事家務，就是廁身於俱樂部中；麗萊亞和勒森且夫的遊樂也不喜歡第三者參加。所以猶里獨自孕育着幾種念頭：他想畫畫，想寫文章，想黨部不給他一個重要的位置是錯誤的。但想的結果只有報他以煩悶。

一天，他走去看勒森且夫，勒森且夫非常熱烈的招待他，因為他是他妻舅，竭誠邀他去打獵，並且送了他一根槍，一些子彈。就駕着一輪馬車向野外去了。

馬車在水邊廣大的平地上停止，勒森且夫將馬和車交給一個熟識的農夫科斯馬看守。他們就一同向溪邊的蘆葦走去。這時太陽快下山，天色清朗，空氣涼爽。野禽不斷的在叢葦間起落，他們一見便射，且常常打中，猶里在水中來往蹀涉，覺得非常有趣。當天星燦茫的羅列於水面時，他們已獲得了不少的水禽。

同到科斯馬的門前看見沙寧，猶里覺得詫異，沙寧說他和科斯馬是老相識，科斯馬

很高興的請他們吃甜瓜，他們也送他一對水鴨。天已很暗了，遠處忽傳來一對男女的笑聲，剛好男的點火吃煙，他們看見一個少女的臉龐，靠在沙寧的肩上。勒森且夫認得他們，做着一個丑臉向科斯馬說：

「老伯，你要好好看管你的孫女兒啊！」

「沒有法子。」科斯馬不經意的說，「他們是年青的人！」

他們辭別了農人，駕車回來，猶里幻想着一個優雅的女郎怎樣靠在沙寧身上，他的心不由地急跳起來，突然想着西娜。

「那女孩子我認識她，她很美麗，沙寧真是一個好漢。」勒森且夫帶笑說。

猶里沈默不响，他覺得沙寧是個卑鄙的人。

勒森且夫又聳聳肩，吟味了一回後，又情不自禁的說：

「噯，這樣好的良宵，我也制不住了，我說，我們一同到……——」他看出猶里聽不

明白他的話，又說：

「有幾個好姑娘在那裏，你是曉得的，你怎麼說，我們去不去？」他說後，又吃吃的笑。
猶里滿面紅熱，性的震顫穿透他的周身，迷人的圖畫映在他的眼前，但立即自己制住了。

「不，我們現在應該回家了；」他又故意的說，「麗萊亞在等着我們呢。」
勒森且夫好像被淋了一盆冷水，非常掃興，非常羞怯的說：

「是的，是的！我們應該立即回去，我還要去看一個病人。」

猶里覺得勒森且夫也是一個壞東西，他一路上深深地爲他的妹妹擔憂。

十三

猶里到了家中，心上非常鬱悶，所以走到花園來散步，恰巧麗萊亞適在園中的石階上納涼，他走近去和她傍肩坐着，麗萊亞問起勒森且夫，他告訴她在打獵回來時，勒森且夫邀他去住妓院的事情。麗萊亞聽了挖心的慘哭着，猶里無論怎樣勸說都不生効力。驚動了女僕和父親，麗萊亞不顧一切的獨自回到她的房裏，父親還恨恨的罵了猶里一頓。

他本想回父親幾句，但爲羞恥觀念所窘，所以默不一言的走上園徑去；「啾」的一聲，一隻小蛙被他踐死，他滑了一下，急忙的跳開去，他把足在草地上擦了好久，胸中起了一陣惡心的氣味。

他覺得非常懊惱，他憎恨着一切，他感到他過往爲人類努力所經歷的痛楚，像這隻被踐死的小蛙一樣被人們漠視，得不到憐憫，也得不到寬恕。

他由是領悟了西米諾夫對於任何高尚的理想都不感興趣，而只盡情的遊樂，「是的，」他想，「快樂的情緒才是生命的源泉，高超的意念，不過是徒然的思想，空幻的費話罷了。」

他由是覺得在性或其他的關係上從前認爲惡的，現在認爲善的，現在認爲惡的，將來也許認爲善的。所以勒森且夫在可能範圍內求性的滿足，也是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就是麗萊亞與西娜也是同樣有享受肉慾的歡樂的權利。他想到這裏又爲她們震駭了，假如她們真的有那樣的行動，那他和任何人是會怎樣的不安呀！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感

到他是用腦過度了，所以他匆匆走回去睡，可是這事，對他的威力太大了，他仍是睡不着，最後他得到了解答了，他想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必須控制奔放無羈的情慾。他又想到西娜，他想他是愛她的，雖然他也曾愛過別的女人，但從前他並不知道有她，勒森且夫的不是，就是他已愛上了麗萊亞，不該再貪求別的女人。

但他又想起曾見到的一陣陣妖艷甜蜜的女郎，他的心又迷亂了，他翻來覆去，始終未能入睡，他又覺得貞操是不可能的，沉迷着貞操的夢是很傻的。人生也沒有什麼值得吟味的，這樣思想只是使自己吃苦，所以他覺得所想的都是無意味，終於疲倦中入睡了。

十四

麗萊亞也是在哭了很久才入睡的。次日清晨很早就醒了，她的頭腦漲痛，眼眶紅腫，她想到今天勒森且夫要來她家裏吃中飯，她的身兒不由地震慄起來，她想極力消滅痛哭的痕跡，可是胸中一腔淒楚和熱愛，使她一觸又啼哭起來。

她深深的恨着，恨勒森且夫對她的愛的不真，他無疑的是常常欺騙她，他在外面不

知接過了多少女人的吻，而且甚至和女人做過了最親密的事，她由是更哭得厲害，她呢
詛着她的苦命，她真誠的愛和純潔的身已錯托了人了。

外面沙沙的雨，緊挨着窗邊淋漓不停的下着。麗萊亞走到玻璃窗邊勉力抬起一雙
淚眼慘然的往外望，一切的景色看來盡是迷茫的，她辨不出這是她的淚輝還是雨輝。她
又猛然想起她的哥哥，她覺得世上只有她親愛的哥哥是最好的。她決不定今天勒森且
夫來的時候，她應該說什麼，所以她立即走過來請教她的哥哥。

她才到門口，夏夫洛夫登時向她打招呼，他立即告訴她說，因為科爾斯克一些同志
生活非常窮苦，所以馬上要舉行一個音樂會，湊些錢去幫助他們。現在已請好了麗達，西
娜，薩魯定，太那洛夫等來唱奏……

麗萊亞那裏有心來聽這些話，只以愁慘的眼來探視她的哥哥，猶里低埋着頭假裝
在看書，他懊悔昨晚不該給他妹妹說起那些話，他已沒有勇氣望她一眼，他的心深深地
爲他妹妹的慘痛苦着。

一個女僕走來請麗萊亞出去；因為勒森且夫來了。

麗萊亞只得跟了女僕出去，她的面色更加慘白，她頰唐到眼皮都抬不起。

勒森且夫照樣是擺出一付和悅的態度迎迓她，她只差澀澀的看了他一眼，就走近了通廊去。將面頰貼在走廊冷濕的石柱上，雨水不住的濺落在她的柔髮上。勒森且夫輕輕地跟上去，溫存地在她的濕髮上吻了一吻說：

「親愛的麗萊亞——我的公主，你爲什不高興呢？」

麗萊亞覺得他的話，他的吻，都是溫柔而親密，胸上的愁悶就好像解凍的瀑布一樣地傾瀉下去了。她情不自禁的摟住了她愛人的健頸，在接連連的吻中，她順着淚聲說：

「我非常非常地恨你，你是一個壞人！」

立刻，她覺得一切的怨惱都消失了，她只需要佔有這美觀魁梧的男人的愛而已。

吃飯時，猶里看見這個愉快的情形，心裏覺得驚奇而且高興，麗萊亞乘間偷偷地給他說：「我曉得，我真是不好！」猶里聽了，只以笨拙的微笑看看她，覺得這有錢人的恩愛

大可鄙視。

十五

春光寂然無聲無色的消失了。盛夏廣佈了它焦灼的火幕。草木披上了深厚的綠衣，人們只掛了一層薄薄的輕紗。

薩魯定所住的樓房尚算得清涼，後面的花園連挨着溪邊。可是他仍熱得把疏細的亞麻布衣的鈕扣全都解開。倦懶的站着吸煙，太那洛夫只穿着一件襯衣和一條馬褲。躺在沙發上，他已向薩魯定開過了兩次口，要給他借五十盧布；薩魯定老是吱唔不肯給，他想：「他已欠了我二百五十個盧布了，雖然大家是要好的朋友，但他應該識相一點，不能夠這樣事事向我要錢。而且我的存款也不多，我實在沒有餘錢給他用了，我決定一個錢都不給他。他不能這樣無廉恥，我也不是他的姻戚。」

「老爺，酒已沒有了。」勤務兵跑進來抬起雀斑的臉，遲鈍地說。

「我不是還有兩個盧布嗎？買去！」薩魯定乘氣說。

「老爺那已給了洗衣婦了。」

「是的。」太那洛夫紅着臉說，「我昨天叫他付的……那洗衣婦已迫着我一個禮拜了，你不知道嗎？」

「我請你以後不要任意用我的錢。」

「那只有兩個……」

「不管多少，原則上你沒有處理我的錢的權利。」薩魯定截斷他的話，認真的說。然後交給勤務兵一百個盧布，分付他去買酒和別的東西。

酒買來時薩魯定接續的喝了好幾杯，他對於太那洛夫的惱怒完全給酒氣驅除了，好像他們沒有發生過事的說：

「麗達昨天又來看我，真是一個甜蜜的女郎。」

太那洛夫仍舊不高興，默着不回答。薩魯定並不在意，他只回味着昨天和麗達的好事。又不禁失聲的嘎笑了一下說：

『你知道我昨天又……起初她抗拒了一回，但……』

『薩魯定在家嗎？』伊凡諾夫在外面叫着。

『在家，請進來吧！』薩魯定答。

伊凡諾夫，諾委加夫，兩位軍官，還有沙寧，躑躅地踏進來。

薩魯定照例裝出闊氣，拿了好些酒菜來請人，大家笑着，喝着，鬧着，肆意喧嚷着。只有諾委加夫是憂憤着，他昨天才聽到鎮上關於麗達和薩魯定的謠言。他雖然不能盡信，但他已悲痛得幾乎要自殺，所以他糾集了這些人來看薩魯定。

薩魯定本能的感到一些敵意，大家的笑諷一言一動好像都在砒斥他。

『薩魯定，我送你一本講究女人的書，是托爾斯太作的。』一個瘦長的軍官說。

『他對女人已夠有經驗了，用不着讀這些書。』諾委加夫帶嘲的說，他一進門眼睛就老盯着薩魯定。

『你爲什麼能夠這樣說？』薩魯定着重的反問。

「只要看你的臉色，就曉得。」諾委加夫刻毒的說。

薩魯定忍不住這樣過激的挑戰，衝上去，諾委加夫更不示弱，他本來就很想打他一頓，所以兩個鬥雞一樣躁動起來，幸得一班朋友把他們攔住，諾委加夫就乘氣走了。

大家接着圍起來打牌了，薩魯定老是輸，上月總共輸了七百個盧布，現在又幾十個幾十個的輸出去。

他們不久又爭吵起來，薩魯定粗嘴罵着，恰巧一個客人進來，薩魯定起初很羞慚，因為這賭友使他丟臉，假如這個客人回到聖彼得堡一說，他就在上流社會站不住足了。後來他又拚命敘述他的貴客以誇耀他自己。

這客人名叫孚洛秦，剛從聖彼得堡來的，他是有名望有資產的人而且還有規模大的工廠。這室中凌亂的食具和不三不四的人，使他驚奇地注視，他穿着一身潔白的衣裝，尤其是那雙純潔的白皮鞋，室中零雜的東西簡直使他無地可以站住，所以他略談幾句就立即辭了出去，他說他住在旅館，等有空時再來逛。剛在這個時候，勤務兵走進說：

「老爺，年輕的小姐來了。」

薩魯定吃了一驚，他猜定這必是麗達，他送了孚洛秦出去，又請太那洛夫替他賭，就匆匆去了。

十六

薩魯定進門時，麗達側倚在他的床上，臉色頹喪，完全失却了往日高貴的痕跡。她心怕他，眼睛也不敢看他。他懷着一陣惱惡的氣色，嘖的一聲把門關上。

他怪責她不該在這個時候來，他很想痛打她一下，因為一房子都是客人，而且她哥哥也在那裏。

麗達含怨的盯了他一眼，他立即轉了笑臉，坐近去撫摸着她的柔肩說：

「我心上只是爲你焦急，我正渴望你來呢！」

「這是真的嗎？」麗達慘然的問，帶着不信任的顏色。薩魯定沒有回答，他對於她的愛力已完全消失，他只覺得她可憎厭，他很想離開她，他怕她對他有所要求，他以冷淡的

眼色和她對視，希望她以後不要來找他。麗達看了他那樣臉色，感到一陣淒絕的情緒穿過了她的胸，她少女的心完全陷落了。她悔恨她美好的身體遭他蹂躪，她純潔的愛情遭他污辱，她由對他的絕望變成仇恨，她咬着牙關，惡恨恨的說：

「你不明白你是多麼可惡麼？」

「你到底怪我些什麼呢？」薩魯定怒瞪着眼。

「你還是假不曉得嗎？」麗達淚湧上她的眼睛。

薩魯定是曉得的，麗達已懷孕了，他想給麗達些錢，叫她把那孩子丟棄，而且永遠和她斷絕關係，可是他老沒勇氣說出來，只支吾着：

「我真的不曾想到會有……」

麗達本想爲着名譽勉強降格和他同住下去，可是薩魯定的態度，使她這樣羞辱，她在憎恨之下，只有自殺一個念頭緊迫着她，她對準他的下頷痛擊了一下，罵着：

「你這畜生！」立即回身走了出去。

薩魯定在她走後，雖然如有所失，但登時又覺得心上鬆了下來，她走了，事情完結了，她不至於再來纏繞他了。他以輕蔑的聲調對自己說：

「滾她的，女人，欠缺！」他安然點了一枝香煙，再回到客人那裏去。

十七

麗達一出門，就傍着壁邊的陰急急地走，她並不同家，她怕見她的母親，怕遇見任何相識的人，她已不再想薩魯定，她只覺腦袋脹痛，心上沒有一點生存的意味，恨不得立即死去。她出了市鎮，沿着小河走去，機械的打開小日傘，她並不是爲遮太陽，只是出於習慣。她極力鎮定她死的決心。

當她走到一個人煙少到的地方，看見了一川清麗的水，看見了溪邊一幅雅緻的景色，心中非常想生，而且如何的怕死呀！可是一想到她的親友，愛着她的人，尤其是她的母親，立生一股羞慚的力迫着她跳下水去。

貪生，畏死，恐懼，絕路，等感觸使她整個昏迷過去，她的眼睛昏濛，她不再知道是在水

中，或是岸上。在她醒來時，她已是躺在她的哥哥沙寧的臂上。

事情真是湊巧，她和薩魯定所說的話，沙寧早藏在花園的窗邊聽見。而她投水的溪正在這花園的後境，沙寧已經老遠看見了。他本想聽她去，但後來爲她的激情所動，所以躍過圍籬，奔過叢林去救她。

「竟然這樣！傻瓜！」沙寧帶着憐憫的聲調叱責她。

麗達的靈魂爲她哥哥的聲音所震撼了。她攀緊她哥哥的手臂，高聲的哭起來。沙寧和藹的說：

「你經過的一切，我都已知道了。」

麗達聽了，驚慌的眼色凝望着沙寧。沙寧又撫慰着說：

「什麼事情使你痛苦呢，是不是因爲薩魯定不肯娶你，那樣卑鄙的人，離開更好，他只有那點適於戀愛的美貌，而且這你已享受夠了。」

「是他玩弄我，而且我已……」她呢喃的說。

「而且，你已懷孕了，是不是當然，生孩子是一件痛苦的事，並且人們更因此羞辱你；可是，麗達！這是你自己的事，你就生了一打孩子，也沒有人受害的。」

麗達垂着頭，眼睛緊閉，沙寧接着又說：

「所以，無論如何，你是不值得自殺的。自殺更增加你的羞恥，誰都曉得你是懷孕而死的，自殺對於你有什麼好處。」

麗達張開眼睛，愕然羞澀的問：

「那我現在怎樣好呢？」

「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打胎……」

麗達立即恐懼的喊：「這我不敢！」

「第二，那你要嫁給諾委加夫，如果沒有薩魯定，你本來是會永久愛他的。」

麗達聽見提起諾委加夫的名字，好像從黑暗中見到光明，她相信他是始終愛着她的，她想立即回去，再度和他戀愛，但她又覺得無面目見他。

「不能，我不配再去愛他。」麗達悵然的說。

「沒有什麼要緊，雖然諾委加夫如果聽見你失身，他或許會自殺，可是他仍是一樣愛着你的。」

「算了吧，現在我仍是活着好。」她熱切的說。

「對的！」沙寧說，「我已幫助你一切，你必須給我一吻。」

麗達帶着謝意地微笑。沙寧伸開他的手臂猛烈的擁抱她，她半閉了眼睛，緊合了雙唇去吻他。

十八

沙寧爲麗達的事專來拜訪諾委加夫，諾委加夫正在收拾行李，預備到別地去。屋中像被颶風所毀，一切的東西散亂滿地。沙寧的拜訪，正足增強他的悲傷。沙寧和藹地微笑

說：

「你就要離開此地嗎？難道你就忍心把麗達丟棄嗎？」

「我請求你不要給我開這樣的玩笑吧！」他說的聲調很憂窘，很慘痛。

「你老以爲麗達還是愛着薩魯定，不愛你嗎？」

「她已和薩魯定……」熱淚梗住了他要說的話，立即埋下他沈怨的眼色。鬱惱吞沒了他的思索，他的嘴唇抖顫着。

「不要老是那麼想，」沙寧莊重的說，「麗達剛纔自殺，不是我偶然追了她，她已成了浮屍了。她過去只是錯愛了人，可是現在她已完全悔悟了，她仍是一樣熱情，一樣美麗，並沒有丟失她一點青春，而且她可說是再生了。並不減少一點她從前對你的熱愛。你不是痛苦着她的失身，而男子們在婚前爲性慾的驅使而去玩娼妓又將怎樣呢！」

諾委加夫起初聽到麗達自殺，神色非常驚愕，但經沙寧逐一解釋，他又回到清晰的聲色說：

「你當然知道，我並不是因爲那個，雖然我不能否認，我多少有點偏見。但還決不會傷害我對麗達的愛，但我苦的是麗達到底對我……」

「她現在很痛苦，」沙寧鎮定的說，「如果你不責備她過去一霎的錯誤，我想，她會轉心愛答你的。」

諾委加夫如醉如夢，歡愉的神色，在他柔和的臉上烟燦，他毅然的說：

「如果她真的需要我，我願竭我的感情盡力使她快慰。」

「那麼，我們去吧，她是多麼想見你，雖然仍懼怕着。」

十九

現在的麗達已沒有從前的驕矜了，她坐在後花園的河邊，頭垂懸在胸前，腰彎向水面。仍然沈沒在悲傷的神韻中，她哥哥的言辭所給她快樂的心情，已是迅速的失去了。羞恥和恐懼又雙雙地威脅，使她覺得沒有權利活在世上。她整天坐在花園中，因為要避免和她的母親接觸，她曉得她母親比她更悲傷，她寧願獨自一人，隱身園中，藉以減少她母親的感觸。還竭力在母親面前假裝快樂。

在這炎夏的黃昏，溪邊的氣色很柔和很嫵媚，花香雜在軟風中流盪。林木上蓋着一

層微晦的薄霧，河水經過暗黑的草岸，從容地在麗達眼前流過，她的心思也像水一樣流盪，往事在她的眼簾上一幕一幕的飛渡過去。一件件都是使她感到悲愴的。可是她想起再得到諾委加夫的愛，覺得就像一朵鮮花之得到太陽。她虔誠的追憶他追求她的事，可是她一想到要和他見面時，心身同時起了一陣驚顫，她覺得她好像一個女婢；好像一隻哀哀無助的鳥兒，牠的雙翼已被剪去，再也不能飛翔了。

當她感傷到不能忍受時，便想到她的哥哥，雖然他是自私的，不道德的；可是他却是唯一光明磊落的人，她只有在他面前才得到絕對的自由，但她却洗脫不了宗法制度的遺毒，無論她怎樣心愛着他，可是始終沒有勇氣和她哥哥，打破那個人爲的壁壘。然而她却時常下意識的想着：「假如他不是我的哥哥就好啊……」

她聽見了足步聲，回頭看見諾委加夫和沙寧向她走來，她立即渾身抖顫，臉色慘白，她是多麼羞於見諾委加夫呀！

「我已把諾委加夫給你帶來了，你們現在好好的談吧，我喝茶去了。」沙寧向麗達

說後就走開了。

他們目送他走，兩人從行動上都明白一切已經說妥，祇須說破就好了。

『親愛的麗達，事情我都知道了，但我還是和從前一樣愛着你。你願意和我結婚麼？』
『諾委加夫柔聲的說，語調非常憂鬱動人，竟打進她的心中去。』

麗達默默不言，可是在她和睦的臉色上，她是默認了。

『我也和你一樣不快活；如果我們在一處，我們的生活或可愉快些。』諾委加夫說得很深情。

麗達心中說不出的感激，含淚向他說：「也許的。」

諾委加夫看出了她是很願意，他猛然跪下去，握住了她的手，熱情的吻着她，麗達爲他的情緒所激動，忘記了羞恥，也盡情的吻着他，她快樂得流淚了。

當沙寧回來時，他們正手捧着手的密談着。

『好，祝你們快樂！』沙寧愉快的說，『我有事情要出去了。』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麗達問。

「那個瘦瘦的德國人，來請我們去參加會議，我說你不在家，我要你們留在這裏。」沙寧說後就走了。

二十

沙寧和一些赴會的朋友在昏黑而燥熱的路上走着，大家任意在討論各色各樣的問題，猶里和一位崇拜托爾斯泰的軍官劇烈的爭論着基督教對於人類的影響，那軍官以爲基督教是唯一的道德系統，牠給了人類不可毀滅的賜與，永遠與人類同存。猶里却以爲基督教是沒有將來的，歷史的開化會把牠無情毀滅了去，但他仍認承基督對人類的道義有重大的影響，那軍官立即指斥他的話的矛盾，既然有力量影響於人類的道義，當不至於消滅，猶里却認爲那只是過去的，對於近代文明社會已不生效用。

「我却澈底的否認！」沙寧插進去說：「我以爲基督教所做的是些可傷的事，當人們感悟到被壓迫，被踐踏而生出反抗的心理時，基督教便以和善，謙卑，來反對鬥爭，假擬

未來的幸福來麻醉受害受難的人，教人忍受壓迫者的暴行，不該反抗，牠隨時隨地欺騙被壓迫的人到處爲強者的壓迫工具。束縛人類思想，永爲社會進化的死敵。」

猶里從來不滿意沙寧的爲人，所以老是反對他所談的話，但每次都像站在滑冰上要推倒一座堅牆一樣的失敗。此次，他又激動的說：

「可是，世上如果沒有基督教流血的黑暗時代，會如何的延長着呢！」

「哈哈！」沙寧回他一個輕蔑的冷笑說，「自基督教創始二十世紀來，大地上塗滿了宗教戰爭的血，人們仍是一樣被殘殺，被磔刑！」

猶里仍是憤憤不服，那軍官住着足說：

「我們到了。」

當下他開了柴扉，一隻狗粗聲吠着，他們即跟着進去，經過空曠的天井，天井一邊有隻蒸氣磨。其他什麼也沒有，只是黑洞洞的。

到了燈光瞭亮的內室，室中已湊集了好多的人，這個會幾乎是鎮上思想稍爲進步

的人都參加，猶里看到向他微笑的西娜，立刻快活起來。

屋主是一個黑眼睛的猶太少年，梭洛委契克，不斷的對每個到會者微笑，顯露着腐黑的牙齒，頭髮是鬆曲着。

這是一個同情於社會黨的集會，到會的人也有工人農民，以討論性質，探求社會改進。

夏夫洛夫第一個發言，報告他所擬的讀書目錄，西娜對他別具嫵媚的笑着，她雖然第一個念頭是愛猶里，但她也愛着夏夫洛夫做人的熱誠和做事的努力。她曾經在猶里面前讚譽過他，所以猶里事事有意和他爲難，此次更兼西娜在會，所以尤其故意要壓服他。

夏夫洛夫在西娜一笑之後，更奮興的提出他的意見，他主張讀家庭的起源，以及達爾文的著作，文學上要托爾斯泰，柴霍甫，易卜生，哈姆生……

「但是我們全都讀過這些了！西娜叫着。

她愉快的聲音使猶里顫慄着，他嚴刻的說：

「不，這些我都不能贊同，這不是一個學校。他覺察在西娜在敬重的望着他，接着他更強調的發表他的意見，他說得愈多，愈想博得西娜的贊佩，不留情的攻擊着夏夫洛夫的計劃，就是自己本來可以同意的幾點也肆意加以攻擊。

夏夫洛夫也不示弱的辯護着自己的計劃。也有惱怒猶里的過分，得意的專找幾個弱點幫同反攻。於是完全變成一個冗繁紛亂的詭辯和爭鬧，幾乎整個失去了一切的固有的意義。大家都覺得厭煩，只有參加爭辯的人怒憤的互相指斥，誰都覺得自己聰明多識，誰都想說服別人，弄得會場的空氣非常惡劣，連最平和的人也發脾氣了。

西娜也聽得厭倦，她開了窗，望着天上飛逝的流雲，在噪雜中猶里的聲音她仍能聽見，但聽不清在說什麼。她想起麗達出事那天，猶里從圖書館陪她回去的路上，她給他那樣愛的示意，他仍是那樣猶豫，她覺他對她不但無意而且是有點戲弄她。所以當時她也使氣的離開了他。

「如果像那樣說，那我們必須回到一切觀念的起源了——」猶里叫着，他不欲在西娜的面前退讓。「那我們讀孔子、福音書、教義……甚至創世紀。」

沙寧悶坐了半天，從沒說過一句話，他耐不過才站起來說：

「你們儘爭鬧着無關緊要的事，」他又轉身向着猶里說，「你能夠從書本上得到一個生活的概念麼？」

「我當然能夠的。」猶里帶着詫異的口氣答着。

全場的人都一齊肅靜下來。

「那你就錯了，」沙寧說，「如果能夠的話，那麼君王可以叫百姓讀一個同一的作品，而使全體都籠在一個型式之中了。這簡直笑話，生活僅能由生活自身得到。文學與思想不過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生活的概念是隨時變換的。如果它是成了完全固定的理論，那麼人類思想的進步，立刻停止了。只有在生活孕育某一霎的概念，沒有以概念來決定生活，所以無論你怎樣想，你就讀了好幾百部書，從傳道書直到馬克斯，終歸是不能形

成生活的任何概念的！

『爲什麼不能？』猶里憤然說，『也許我的生活概念是錯的，但我是有的。』

『好，既然有了那你還想追求什麼？』沙寧冷笑着。

別的人都譁笑起來。西娜暗歎着沙寧的聰明，充滿了讚美的眼色望着他然後輕意的看着猶里，好像這正是爭辯着那一位可以得到她似的。

『由是你並不需要再來追求別的。』沙寧接下去說，猶里臉色紅紅的聽着，『大家都要克服別人的意見，這完全是瞎鬧！』

『瞎鬧！』猶里嘶喊着，神氣非常惱怒，一般人對於沙寧的冷嘲都滋生反感，好些人無意的對沙寧噪嚷着。沙寧並不動氣，拿起帽子仍平和的說：

『我要走了。我不願意這樣胡鬧。』

西娜的媚眼給他一個愉快的探視，她想他的話是多麼中肯扼要！句句都合乎每個聽者的心意。西娜心上不禁深深地爲他所動。

沙寧似乎成了這個會的領袖，他一走大家隨即散會了。

屋主恭恭敬敬的送他到門口，沙寧深思的說：

『梭洛委契克，有一天我必定來和你坐談。』

『好極了，請你必定來！』梭洛委契克深深的鞠了躬。

梭洛委契夫在門口站了一會，心裏非常難堪，他覺得他是蠢弱之至，他不明瞭他應該怎樣生活，怎樣思想，他絕望的聳聳肩，他感覺到生活乏味，他又什麼都不及人，他很憂鬱很沮喪，回到房裏，就坐在桌邊哭起來了。

二十一

孚洛秦是專爲女人到鄉下來的，他常住在聖彼得堡，他是有聲望又有資財的紳士，城市妖冶的婦女已使他玩得厭倦了，所以，他到鄉下來尋求他久已渴望着的羞澀怕生的新鮮的姑娘。

薩魯定是他的老搭當，所以他很誠心來請他幫忙，薩魯定自被麗達罵爲「畜生」以

後，老是悒鬱不安，他知道麗達不是可欺侮的女孩子，她一定不會輕易的放過他，而且那小孩子還沒有弄掉，所以他很怕麗達會報復他。可是這次和孚洛秦一談，竟拿他和麗達的事來在孚洛秦面前誇矜，把麗達的肉體美和熱情赤裸裸的呈露於孚洛秦的面前。所以孚洛秦拚命要薩魯定帶他來看麗達。

薩魯定無可推諉，只得冒險寫一張給麗達報告他要來看她，碰巧這落在她母親的手中，母親看了非常迷惑，因為信中還笨拙的提議着各事都可滿意的設法辦去。她想不到她可驕矜的女兒，會這樣無廉恥的和男子往來。她於是匆匆地到沙寧房裏來，和他相議。沙寧適在寫一封信給報館，籌謀到館中辦事。母親問他爲什麼要去，他冷然的說是在家住得討厭，母親淒感的說：

『啊！是的，你們一個像狼從家裏潛逃了出去，而另一個又……』她悲傷的做出一個放任的姿勢，補足這句她說不下去的語句。

『而且還要給你恭喜呢！你的女兒已經和人定婚了，她正要去告訴你哩。』沙寧平

淡地說。

「和誰？」母很詫異的問。

「自然是和諾委加夫的。」

「但是薩魯定呢？他今天還寫信給麗達說要來看她。而且還說到更重要的事。」母親目瞠瞠的說。

「母親！」沙寧警剔的說，「你切不可讓薩魯定走進屋子來，因為那個盡對我們玩着一些齷齪的把戲。」

「是的，我的兒子，」她高興的說，「我也是喜歡諾委加夫的。我們當然不能夠再接待薩魯定了。」

他們母子正在商議的時候，奴婢跑進來說：

「薩魯定和另外一位先生來了。」

母親隨即挺直的踱出去，眼中含有惡意，母親的觀念最容易變換的。當她希望薩魯

定做她的女婿時，她對他感到多麼親切，現在女兒已配了人，對於這個不速之客，當然會加以冷眼的。

沙寧收拾了筆墨，也跟着母親出去看看事情的變化。薩魯定和孚洛秦恭恭敬敬的站了起來，母親也假裝着禮貌，可是在她的眼睛，却已看出敵意來，薩魯定非常不自在，但又不肯在孚洛秦面前失去獵豔老手的本色。極力裝出鎮定的神氣，勉強把孚洛秦介紹。母親只是敷衍的問孚洛秦一些關於旅途的話。孚洛秦不耐煩對薩魯定瞬了一眼，薩魯定知道是催促他履行他的諾言，沙寧從另一角也看得明白，正緊緊的凝望着他們。

『親愛的媽媽，麗達在那裏呢？』薩魯定問着。

『我不知道，也許在她房子裏。』她冷淡的答。

孚洛秦又對薩魯定焦灼的瞬了一眼，薩魯定只是目瞪口呆的站着，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他覺得他不該來，就是他見了麗達，他未出世的孩子的母親，他能給她說些什麼話呢？他真的不該當面來看她，也許她母親已知了一切呢？他神經質的不安起來，眼睛愕

愕的往來瞬着。幸喜孚洛秦接起來打破這個僵局說：

「我聽見了好多關於你女兒的美譽，所以我渴望能夠拜見她。」

母親對於這不遜的浪子的問話，非常驚異，她想不到她貞潔的女兒，會墜落到這樣風騷的地步。沙寧看見母親不能回答，他覺得如果不趕他們出去，一定會使麗達滋生煩惱。所以他突然下一個簡便的計策說：

「我聽說，你不是就要離開這裏嗎？」

薩魯定非常驚愕，他從不會想這樣妙的調兵計，他只得順着沙寧的口氣說：

「是的，我正想離開這裏，一個人老住在一個地方就會生鏽了。」

沙寧大笑起來，他覺得這個活劇非常有趣。

「唔，我以爲你走得越快越好！」他強調的站了起來說。

兩個客人的臉色都變樣，母親更變得灰白，孚洛秦的眼睛像鷹一樣眈視，薩魯定也只猶豫地站起來。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粗聲責問着。面形怒色。

「我的意思就是我們都不歡迎你再到我們這邊來。」沙寧同時把帽遞還孚洛秦，薩魯定露着像野獸一樣炯着火的牙齒，呼吸傷促地說：

「啊哈！這是真的麼？」他凶狠的目光盯着沙寧。

「滾出去！」沙寧狂暴的聲調說，竟使薩魯定後退。

「開什麼鬼！」孚洛秦低聲屏息的說了，拉薩魯定出去。

「薩魯定，我來了，」麗達在通廊叫着，她梳成一條辮，穿着素樸的衣服，更顯出她的美麗。「你爲什麼就走了，放下你的帽子吧！」她好像是一個訓練野獸的人，她一出現，男人們就立刻變得平和柔順下來。

沙寧非常詫異，他不明了他妹妹是什麼意思。

「唔，親愛的麗達，你知道……」薩魯定像訴苦的說。

「我不想再知道什麼事，」麗達昂然把他的話截斷。

孚洛秦給她的美麗驚住，伸着他的小舌尖，薩魯定熱切的給他介紹，好像誇耀着他有這樣的女人，但同時却又痛楚着一個不可挽救的損失。

麗達巧妙的把她的母親打發回去，別出心裁的把他們邀到花園去逛。故意和孚洛秦談一些嘲諷薩魯定的話，薩魯定妒忌得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他憎恨麗達，沙寧、孚洛秦，以及一切美麗的景色，他覺得一言一物都在侮辱他。他最後再也忍受不下了，說：

「我想，我們應該走了。」

「已經要走了麼？」

「是的，不得不走了！薩魯定顯然很自在。」孚洛秦以譏嘲的口氣說，溫柔的微笑着，表示他的勝利。

「再會！旅途多福！千萬不要忘記我們。」麗達喊着。

當他們走後，麗達全身抖顫，頭垂懸着，辮子也垂到她的胸前。無聲的淚點如脫線的珍珠從頰上滾下來。

「哭什麼事？」沙寧握住她的手說，「有什麼事值得哭！」

「唉，生命是多麼醜惡，真的沒有一個男人是好的麼？」

「沒有，男人生來便壞的，所以你所受的損害，也值不得悲傷了。」沙寧笑着說。

「你也從沒有得到男同伴的幫助麼？」

「當然沒有，我是獨自生活着。」

二十一

隔天，沙寧在花園中種花，婢女蓬頭赤足慌張地飛奔到他跟前，急急地說：

「軍官們又來了，他們硬要見你的面。」

沙寧以戲謔的步調走出來，他曉得是薩魯定來挑戰，他走過房門，看見麗達臉色死白，雙唇抖顫，母親也驚惶莫措，盡恐怖的望着沙寧。

沙寧從容地走到會客廳中，才看見來的是太那洛夫和那位崇拜托爾斯太的軍官。他們是代表薩魯定來責問，因為他昨天受了沙寧的侮辱，他要沙寧給他陪不是，不

然就要和他決鬥。沙寧莊重的微笑着說：

『我並沒有「不是」的地方，這完全是他自己不識相；我不能給他陪「不是」，我也不願和他決鬥，理由是我，不以殺死薩魯定爲榮，其次我更不願殺死我自己。』

太那洛夫對於這位沒有勇氣決鬥的男子加以極端鄙夷的口氣說：

『這是你自己的事，但我必須警告你……』

『是的，是的，你告訴薩魯定，他是一隻蠢驢，他若是觸到我的身上，我就要給他一陣痛打……』

『你不能這樣說，你不該這樣說，你……』

『我們走吧！』那位軍官把太那洛夫拉了出去。

沙寧還聽他們邊走邊說：

『我們立刻要告訴薩魯定。』

『事情不能夠這樣隨便的了結！』太那洛夫咆吼着。

黃昏，沙寧穿着便衣和伊凡諾夫去拜訪梭洛委契克，這位猶太少年却不在家。他們就走到林蔭路上來納涼。恰巧梭洛委契克也在那裏散步，他見到了沙寧好像見到了珠寶對他們非常抱歉，他歎息他不曉得他們要來，所以沒有預先在家等候。他們一起走着，不久便遇見西娜，杜博娃，夏洛夫和猶里。在他們交換了談笑之後，西娜就走在前頭領着這一大羣人到比較陰靜的道上。快到了盡頭時就看見薩魯定，太那洛夫和孚洛秦由轉角走來。薩魯定有點不知所措，俊美的臉色立即黯淡無光了。太那洛夫對沙寧鄙夷的笑着。

『那隻小猴子仍在這裏呢。』伊凡諾夫凝注在孚洛秦身上，因為他正回頭死看着西娜。

『他原來是如此！』沙寧笑着說。

薩魯定以爲這是在嘲笑他，他的臉色爲羞憤漲得通紅，他覺得不能退縮，彷彿騎虎

難下一樣地扼着胆走近沙寧，馬鞭在他的手中抖顫着。

「怎麼樣？」沙寧責問他，空氣突然嚴重了。

「你既拒絕了和我決鬥，爲什麼還……」薩魯定粗暴的叱着，所有的人都迷亂的呆立着。

「我當然拒絕，你又將怎樣？」沙寧鎮定地說。

「你真的拒絕麼？但你……」薩魯定更凶狠了。

梭洛委契克驚呼着：

「天呀！他快要打他了！」他上前想環護沙寧，但立即給薩魯定粗暴的推開，這更促他不得不毆打了。

「你將怎樣？」沙寧追問，眼睛看準他的馬鞭。

薩魯定不得不笨拙的揮動他的馬鞭，同時沙寧也舉起他的拳頭當臉全力擊去。薩魯定應拳倒地，口鼻滿湧着血。

太那洛夫咬緊牙關憤怒的衝過來，却被伊凡諾夫一把抓住，輕輕的拉回去。

『好的』沙寧輕蔑的說，『讓他來吧！』大點的汗流在他的眉間。

薩魯定蹣跚的站了起來，半面紅腫，雙唇扭曲，又立即抖抖戰戰的跌下去。

『唉！好可怕！好可怕！』西娜喊着走開。

梭洛委契克爲薩魯定的重傷所動，渾身寒慄。

『唉！你爲什麼要打他？』他啜泣的說。

『簡直是流氓的行爲！』猶里也當着沙寧的臉說。

『怎樣叫做流氓？』沙寧帶着輕蔑的微笑說，『你們以爲讓他打了我纔好麼？』然

後，他和伊凡諾夫踏着大道走了。好像他對於這幕武劇毫無所動。

二十三

太那洛夫把薩魯定攙上馬車，坐着陪伴他回家去，他起初是同情於他的，但後來又因爲羞恥沈默下去，他極力表示和這樣事不發生關係，有時幾乎要把那隻支撐着薩魯

定的手抽出來。薩魯定覺得什麼都完了，平常那樣崇拜他的太那洛夫也爲他羞慚，而且顯然想盡方法離開他，他的眼睛好像充滿着濕熱的淚，但看去一切的景色都是紅紅的，這纔知道他的眼睛也有血了，他看街上一切的房屋行人，似乎都含敵意，都使他羞恥，他又立即絕望的閉上眼睛，他恨不得立刻抵家，但想到家中的友鄰婢僕，又希望這旅途永無終止，他不願意再見到任何人。

但他終於到了家，勤務兵輕腳輕手的幫同扶他進去，仔仔細細的把薩魯定身上的泥沙和血漬都洗去了，然後勤務兵立着問：

『要不要我去請醫生？』聲調又恐怖又同情。

『我不需要任何人。』他微弱的啾啾着。他怕醫生看他被打的臉。

太那洛夫出於好奇心的望他一眼，他却感到萬分的痛苦和絕望，他緊閉上他的眼睛，以一種破裂欲泣的聲音叫着：

『離開我！離開我！唉！唉！』

太那洛夫用着足尖輕輕地走出去，他立刻想起要到聯隊那裏去表白他對於這事毫無關係，他立即大踏步走了。軍官們已經聽到了這個消息，他們都高興薩魯定的失敗，因為他平日的衣服與舉止，常把他們放到陰影中去。

太那洛夫一到，就給衆人圍住，他想起和薩魯定借錢的事，所以含着報復的意思，把他的失敗特別描述得淋漓盡致。

同時，薩魯定完全清醒的躺在床上，他迫切的拿鏡一照，不由地慘叫了一聲，在銀白的鏡中一個可怕的臉迎他而來，頰上一邊是青黑色，眼睛也癢腫了。而他的髭鬚，如硬鬚似的刺出於他腫頰之上。

『完了，現在一切都完了！』他慘痛的歎息着，『我臉上的俊秀——毀了！我不能不離開軍隊了，我是被擊倒，被侮辱了。』

他因此更覺痛楚，尤其是眼睛的劇痛，他左右轉側着，他又憤怒起來，他渴想要把沙寧打死，但他又覺得沒有用的，他的被打什麼人都知道，他現在更羞於出門見人。他又想

到麗達，想起他最後一次所看見的麗達。他爲她那雙愁鬱悲感的眼睛痛楚着，他覺他怎樣的傷害她，幾乎害得她投水自殺。他想到這裏，整個靈魂都轉向於她，他要求她的撫慰，她的同情。他覺得她給他的愛情是真切無比的。可是，唉！麗達永不，永久不再回到他身邊來了。一切全都完結了。擺在他面前的只是渾白無底的空虛！

他抖顫的爬到桌邊，他覺得他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他已失去了一切的東西了，所有的只是痛楚與不名譽。他像昏過去一樣，頭顱跌在桌上，心中低喊着：

「我再也活不成了，我只有死去！」

二十四

同夜，沙寧專爲去看梭洛委契克，這位小猶太人正坐在石階上發愁。他只冷淡的握一下沙寧的手，照例道了一聲夜安，沙寧看出他的焦慮，詫異的問：

「你在悶什麼，一個人覺得寂寞嗎？」

「並不，我的寂寞在這裏。」他突然激情的拍着前額和胸脯。

「你到底苦悶着什麼！」沙寧很覺出奇的問。

「我爲你的事想了很久很久，你今天打了一個人，也許你竟使他喪命，我想問你幾句話，你答應麼？」

「你儘管說，我絕不會惱怒的。」沙寧和氣的說。

「你可會想到，也許會致成人命麼？」

「這沒有疑問，像他那樣的人，一定要弄成僵局的，不是他殺了我便是我殺了他。在現在他是沒有殺害我的力量，以後他便沒有勇氣了。他的事情已完結了。」

「你不能那樣打他，這等於把他殺死！」他責問着。

「我需要保衛我自己，我不能白受狂人毆打。」

「你可以捉住他的手，他就沒有法子打你。」

「我不能永久捉着他的手，而在他會覺得更是格外的侮辱，不遭報復，他是不會反省的。」沙寧急急的說。

「假如你忍受他打一下，事情不是更好麼？」

「唉！梭洛委契克，沙寧有點惱怒，『不要老存着虛偽的道德制勝的觀念吧！第一我不能無恥的受人辱打，第二反助長他的凶暴。』」

「唉！我什麼都想不明白，」他抱着散亂的頭髮悲戚的說，「甚至我不曉得我應該怎樣生活！」

「還不是像鳥的飛翔一樣，要飛就飛。」沙寧笑着說。

「可是，我是人啊！」他很憂窘的說，「我不能停止我的思索除非是死；一切都是空虛，你不能告訴我怎樣生着，沒有人能說明這件事。」

「你太過於思索了，你有點狂熱病了！」

「是的，我痛苦極了，我常常想着，想得起我的頭腦幾乎燃燒起來，我像在一間暗室中摸索着，告訴我難道一切都是錯誤，無意義的麼？活着也無用麼？」

「是的，至少我是這樣想。」沙寧沈重的聲調說。

「那麼，假如一個人覺得沒有前途，一切的東西只是使他迷亂，使他煩惱，使他焦慮，他不是死了更好麼？」

「既然覺得生活是苦惱的，那死是最好的了！」

「我正是這樣想。」他激情的握住了沙寧的手。他的臉在黑暗中，看來像幽靈似的，他的眼活像兩個黑洞。

「他是一個死人，」沙寧心中想着，立即辭別走出來，「反正活着和死都是一樣。」

他走到林蔭路，看見薩魯定的僕人哭喪着臉飛奔過去，立刻一個念頭浮現：

「薩魯定自殺了！」

「這不是我的罪過。」他安然對自己說。

二十五

伊凡諾夫爲兩個人同夜自殺的消息跑來告訴猶里，猶里正在替他的妹妹畫肖像。他現在比較舒適了，因爲他新近得到了一個教書的位置。

「啊！是你，有什新聞？」猶里微笑着說。

「多呢，一個吊死了，一個用手槍打死了。」

「真的嗎？誰他們爲什麼自殺呢？」猶里問。

「薩魯定因爲被沙寧打傷，所以拿槍自己打死，還有梭洛委契克，他覺得沒有意味活着，所以也自己吊死了。」伊凡諾夫裝成一副哲學家淡然的神氣。

接着西娜和勒森且夫跑進來。他說：

「好，這樣下去，我們鎮上的青年人，不久會死光了！」

「來，現在請你報告事情的經過。」伊凡諾夫說。

「昨晚，薩魯定的勤務兵匆匆到俱樂部來請我去。我坐車趕到時，薩魯定已死在床
上，子彈穿過太陽穴，打中在天花板上，他用的是白郎林子彈，形狀炸得難看，血沫和腦髓
濺在牆上，沙寧傷得他太苦了，真是一個暴徒！」勒森且夫說到末尾，就順口罵起來。

「真是一隻凶狠的猛獸！」猶里厭惡的說。

「這不是他的罪過，他不能聽……」西娜羞怯的說。

「可是他卻把別人打到那個樣子！」勒森且夫說。

「還沒有決鬥那麼厲害，是他自己先……」西娜沒說完。

「無論如何，那是野蠻的舉動。」勒森且夫搶着說。

猶里很高興勒森且夫在西娜替沙寧辯護時辱罵他。西娜對於這樣責罵沙寧，仍是不服，她在深心上喜歡他的坦直，強健，和胆量，她又用着疑難的語調說：

「假如一個人被迫着要爭鬥時，他將怎樣辦呢？」

「但是，薩魯定已經是死了？」猶里暴躁的說。

西娜看見猶里惱怒的神氣，立即埋下眼睛不再說。

「那是他自己願意去死。」伊凡諾夫高聲回答。

全室的空氣頓時沈重起來，大家都憤怒的緘默了。

「爲什麼梭洛委契克也要自殺呢？」西娜突然問。

「啊！他留下一張絕命書，這樣說：『我既不曉得怎樣活下去，我爲什麼要活着呢？像我這樣的人是不能給人類快樂的。』——他便這樣死了。」

「這不但是發癡，而且是蠢！」伊凡諾夫鄙斥的說。

這句話便大家生出一個不愉快的印象，西娜最覺得他殘忍，大家都討厭他，各自掃興的走了。

二十六

薩魯定出殯那天晚上，猶里深心裏感到無限的悲戚。雖然有嫵媚的西娜陪他散步，仍不能消解他一絲的煩悶。他們對於沙寧處事的見解和批評都不能一致，所以一同走了好久都很少說話，西娜很覺憂傷，所以他們不久便分手。

他回到家中，更加煩悶起來，他又想到梭洛委契克自殺的事，「他的胸懷是偉大，而可讚美的世界上是這樣寂寞，活着有什麼意義呢！我的遭遇又何曾不是和他一樣，沒有出路，沒有慰藉，我遲早總得……」他雙手抱着頭，他用腦過度，他的思路迷亂了。

「我爲什麼不在小孩患肺病時死去呢……」他疲憊的頭埋在桌上想着。

次日天早，猶里在花園中散步着，他又想：「不管一個人活與不活，或是做着怎樣偉大的事，死亡終要終止這一切……」當下他看見他的妹妹走來，「唉！快樂的麗萊亞來了，他像一隻蝴蝶似的活着，不奢求什麼，不憂慮什麼，可怕我不會像她那樣生活。」

妹妹交給他一封粉紅的信，說：

「這是可愛的西娜寄來的。」她歡悅的搖着她的小指頭。

猶里拆開一看，信裏這樣寫着：

「親愛的猶里：

如其你有時間，而且願意的話，請你今天到禮拜堂來好麼？我和我姑母要參與聖餐，全日都在禮拜堂中，我一定會很沈悶，我要和你談到許多事情，請你來吧。也許我不該寫信給你，但無論怎樣，我將等候你。」

猶里看後，一切的苦悶，登時消失了。他快樂得滿心抖顫。他立即動身赴約。

他乘了很久的車，又搭了大半天的船，可是長遠的路上，只有關於西娜的念頭佔有他的腦子。

他奮興的走到綠蔭滿天的禮拜堂門口，就碰見夏夫洛夫，沙寧，伊凡諾夫，他們要他一同逛，猶里堅決不肯，爭執了好久，他們才走了。

他走進了堂裏去，溫甜柔美的西娜挨着一根黑柱在禱告，他們互交換了甜蜜的微笑。猶里不曉得可不可在會衆前打招呼，所以又侷促，又羞澀。怎樣也鎮定不下來。

『來！』西娜走近了他輕輕說，他們就並肩走起來了穿過了到山坡去的小門。這裏沒有一個活的東西，此時已經沒有太陽，足下躺着一遍陰晦的樹林，中間夾着的河流，看去像一條白布。

他們默默的走到了坡邊。大家都沒有勇氣說話，西娜偶然抬起她的頭，不意猶里的唇和她的相遇了。他溫存的擁抱了她，她渾身抖顫着，面色漸漸蒼白了。她突然從他的臂間擺脫。

『姑母會怪我不知那裏去了！你等在這裏，我立刻就回來！』她說後就像一隻鳥兒飛奔回去。

猶里坐在草地上愉快的迷笑着，他聽見遠處傳來西娜的聲音：

『姑母，我回來了！』

情會是最饒味，而情約也是最難等待的，猶里待不一回，立即焦急起來，老是一二三，一二三的數着。

『她不久便會再來的！』他自己說着安慰自己。

在他後面，忽有足步細捷之聲走近，他曉得是誰來了，他並不回顧，他正不曉得應該怎樣佈置他自己。在一個熱情的喜悅中，西娜靜靜的站在他身邊，呼吸急激的，猶里驚喜自己的大胆，竟把她攔腰抱到山坡去，臨到時他幾乎跌了一交。

『我們差不多要跌下去！』西娜張開了半隻眼睛埋怨着。

猶里把她豐軟的身體安放在樹底下，他自己坐在她身邊，因為地是斜坡的，他們幾

乎是一同躺，在清陰朦朧的光輝中，猶里狂熱的吻着她，她並不抵抗，只是激烈的抖顫着。

「你愛我麼？」她微弱的噓着。

猶里沒有回答，突然又詫異的問着自己：

「我在做些什麼事？」他厭世的情緒又活躍起來。

愛情給他久壓在心上的煩惱淹沒了，一切的東西都似乎是平淡而空虛，他鼓不起他的力與生命。西娜半闔的眼睛，望見猶里厭怠的臉色，立即羞憤的擺脫他的擁抱，猶里突然沈痛的說：

「原諒我……我必定是發狂了。」

西娜更覺得他不該說這樣的話，猶里也曉得自已失言，他想不得不立刻離開她，她也領悟的說：

「應該是走的時候了。」

他們站了起來，並不相望，猶里勉強的擁抱她，西娜心中生出一種母性的感覺，她覺

得自己比他強，她緊緊的依偎着他，熱情的狂吻他，溫慰的微笑着說：

『再會！明天請來看我！』她說後撒手走了。

當她的足步聲再也聽不見時，他想到：「啊！這樣純潔無瑕的姑娘，我可以把她弄到羞恥中去麼？這太罪過了……！幸喜我還沒有那麼壞。可是，這是如何難以制抑的騷動呀！……！只需一刻工夫……！像動物一樣！」他又惱怨着這些矛盾的念頭。

『總之，我真的能夠活麼？』他絕望地問着自己。

二十七

猶里頹喪地回到僧院的旅舍，問明了沙寧他們的號數就找他們來了。

『人生是一種不可救藥的病』猶里走到門口，聽見夏夫洛夫這樣說。猶里踏進去時，他們正在暢飲，大家都狂鬧的歡迎他。他們灌了他好些酒，大家憑着酒興狂熱的喧噪着。爭辯着一些無意義的事，沙寧討厭不過，獨自一個人跑到天井來。

『西娜小姐在那裏？她是學校裏的先生。』一個赤足的童子，手中提着一封信問他。

的門說：

「啊，這邊沒有女的，你最好到對面的旅舍找去。」

小童照着沙寧的話朝對面走去，沙寧也暗地跟在後面，小童問明了號數，叩着西娜

的門說：

「杜博娃小姐叫我送來一張信。」

「啊，」西娜開了門，拆開了信在燈邊看着。

「什麼事？」她的老姑母奇異的問。

「杜博娃寫信來叫我回去，學校有視察員來。」

「你去不去呢？」姑母問。

「我想是不能不去的。」西娜仍然有點躊躇。

「是，是你一定要去，不要弄出事來。」

「好，」西娜戴好了帽子，「姑母，我去了，再會。」

她說後就跟着童子出來，山光在月色底下很覺清冷，西娜問着童子說。

「你和我同走麼？」

「不，我是到我母親這裏來的，她在這裏給教士們洗衣服。」小童羞怯的說，而且有點紛亂。

「但是我怎樣可以獨自一個人走呢？」

童子不作聲，西娜一邊走一邊想，突然和一個人相撞。

「是我。」沙寧笑着說。

「你到這裏做什麼呢？」她問，同時伸出了她的手。

「哎，我們正在這裏喝着酒呢，夏夫洛夫，猶里，伊凡諾夫……好些人都到這裏來逛。

——你這樣暗出來做什麼呢？」沙寧溫和的握住了她的手說着。

「我要回到學校去，他們來叫我。」西娜啾啾的說。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划船送你到對岸去，省得你多走一大灣的路呢？」沙寧看出她的困難故說。

「是的，讓他送你過河吧，河岸盡是泥水，滑得很。」童子說。

「好，那麼，你現在可以到你母親那裏去了。」西娜說。

「晚上好！小姐。」童子說後往回走了。

「攀住我的臂，」沙寧提議着，「恐怕你會跌倒了。」

西娜將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臂間，觸着他強健的筋肉，就感到一陣抖顫。心中不由地騷動着，她的笑聲都是勉強的。不一會他們到了水邊，西娜先跳下去，月光與水影使她美麗的身體更顯得神祕。沙寧將船從岸上推開，滑過了沙地，劃着河水，便遊進了月光之中了。沙寧將槳放好了位置，划起來。

「讓我划吧！」西娜奇突的說：「我喜歡划船。」

「好，你就過來吧！」沙寧站到船中央，西娜從他的身邊擦過，當她按住他伸給她的手時，他能夠看見她豐滿的胸和隆突的乳部。

他們彷彿入了仙境，涓涓的水流應着她的槳盪漾着，素潔的月光灑在他們的身上。

觸目的盡是幽韻的景色。西娜不禁失聲叫道：

『好可愛的夜情呀！』她說後又立現不安。

沙寧深深點頭，他入神地欣賞着西娜的動作和她周遭的景色。西娜也看出沙寧敬仰她的態度，所以她心裏覺得非常快樂，她覺得要盡量讓沙寧曉得她不會老是守舊，她想到她祕密的願望，不禁又紅着臉。她從沒有和沙寧談過多少話，但她却聽見人家說他是別致的人，她現在和他在一塊游於恬靜清朗的河上，覺得非常神祕，美妙，新奇。

『你曉得猶里爲什麼對於生活不感快樂？』她虛心的問。

『那是他太過於分析自己的生活，情緒，願望，甚至戀愛，弄得對於什麼都懷疑，都不感樂趣，都厭惡。』

『我不大了解你的話。但他好像是因爲生活不能滿足，所以發生苦悶。』西娜羞怯的說，因爲她和猶里的關係，這樣一說，便見得很深了。

『人不過是生活中的一份子，不滿的原因完全在他自己。靈魂與肉體本是調協的，

人們偏偏把牠們分開，認肉體上的需要爲獸慾。一切的觀點都爲虛僞的人生觀所毒害。肉體本能的渴求快樂，却受到錯誤觀點的制裁，所以發生激烈的痛苦。結局，他們整日憂傷着，竟覺生活無味，而且怕於生活下去。」

『是的！是的！』西娜深深地承認着，這些新的思想立即注入她酥醉的心。彷彿穿透了她的周身，她又爲那個朦朧的愉快的念頭纏擾着。

『但是，戀愛怎麼樣呢？我們的身體可以不受那件事的束縛麼？』西娜又匆匆的問。『當然不，如果可以受束縛，則生嫉妒，有嫉妒則成爲奴隸，則受痛苦。人們應該無拘束的享受戀愛所能給與他們的快樂。則戀愛就可以得到無限的自由，而且成爲無限的豐富了。』

『我現在再也沒有一點恐懼與羞恥了。』她反省着，她覺得她完全解放了，她喜歡聽他有力的談吐，她完全接受了他正確的見解。她看見他的黑眼，闊肩，軀幹強健，她覺得這才是一個男人真正的典型。她不禁暗暗的叫道，「這是如何一個美男子呀！」她泰然

對他媚笑。她全身爲一個不可知的力量與情緒而顫慄。她感到這個顫慄是愉快的誘人的，沙寧也猜出她沸騰的情緒，他的呼吸侷促了，幾乎不大喘得氣。

船已到了一段溪流的狹處，槳被葉子拖住，從西娜的手中滑下來。

『我划不動了，這裏是這樣狹窄。』她柔聲說。

沙寧應聲站了起來，向她走來。

『做什麼？』她驚駭的問。

『沒有什麼，我不過要過去……』

西娜也站了起來，想給他掉位置。船身就很厲害的搖擺着，她幾乎要跌下水去，不主的捉住了沙寧，幾乎是傾倒在他的懷裏，在這個時候，她幾乎是不自覺，竟溫柔的延長了他們接觸的時間，這個接觸，使沙寧的血液爆炸了，而她也感到他燃灼的熱情。她感應得自己都站不住，仍是不能自拔的依偎着他。

『啊哈！』沙寧又詫異又愉快的失聲的叫着。

他猛烈的擁抱了她，推向後的傾斜下去。

『你要做什麼？』她低聲喊着，『放了我吧！不要不要……』

她掙扎着，沙寧壓得她更緊，直到他們之間沒有一點阻礙存在。

四周只有黑暗環繞着他們，一切盡是靜悄悄的。船突然不可計數的震盪，她失去了一切的意志與思索，她的四肢鬆懈了，她降服於沙寧的意志之下。

二十八

她最後恢復了她自己時，她發現她的身體在沙寧懷裏，被他緊緊抱着，她開始溫柔的哭起來了。但她並不從沙寧的懷裏擺脫開去。

她哭的只是悲傷着她自己不可挽救的事，同時她又喜愛着使她哭泣的人，沙寧將她抱起來坐在他的膝上，她溫順的隨他擺佈，接受他溫存柔愛的慰安與愛撫。

『我現在將怎樣？』她高聲的問。

『不要緊。』沙寧和藹的答。

她想要溜下他的膝頭，但他老將她緊緊抱住，所以她只好仍舊留在那裏，她對他不憎恨也不討厭。

「什麼事情發生都不要緊了。」她對自己說，她覺得和他找不出遮隔。

過了一刻，他執了槳，她斜倚着他，眼睛半闔着。他划槳的手每一次伸到她的胸上時，她便感到快樂的抖顫。船靠岸時，西娜張開她的眼睛，天色已經微亮了。田塍吹送過來一陣微風，輕拂着她柔絲一般的頭髮。

「啊！美人！我要和你同走麼？」沙寧充滿熱情的問。

「不，我還是一個人走的好。」她嬌傲的微笑着。

沙寧將她舉到岸上，仍舊抱緊在手裏說：

「吻我！」

「這一點也沒有關係，現在。」她就給他一個熱情而長久的吻。然後呢喃的說：

「再會！」說後就離了沙寧走了。

『不要和我生氣，親愛的。』沙寧說。視線緊跟着她的步調，直到她沒入白霧之中。沙寧預感着她沒有勇氣跟上他。他跳下船，就划着回去。

西娜到了家中就像死屍一樣沈沈的睡去了。可是她却很早就驚醒起來。她的同伴正在熟睡着。她覺得她已失去了她的純潔了。她爲這深深的痛楚着。可是她過後仍是照例的到學堂去。她在回來的路上碰到麗達，各人的心裏都是自己暗地悲傷着。午飯以後，她拿了一本書，坐在窗口，不停的凝視着花園，忽然沙寧走近了她的窗口說：

『早上好！』

西娜驚異得全身無力。用書壓在她的胸口。

『請你到園裏來和我談一回，我等在那兒。』沙寧靠在窗檻上說。

她只點了點頭，不敢望他，停了一會，她又匆匆的追上去，他握住她的手，坐在一株樹幹上，溫存的拉拉她坐在他的膝上。

『我不曉得該不該來看你，』她開始說：『我怕你會憎恨我，我特來向你解釋，在那』

種情景中，我怎樣能抵抗呢？你又是那樣溫柔美麗……如果我們不能在一塊生活，那末……」

她立刻感到她的前途憂羞可怕，竟引起了憎怨。

「走開！離開我！」她咬着牙齒銳聲說，臉上有復仇的表情，當下她站了下來。

「你是因為和猶里戀愛，所以感到悲苦麼？」

「我不和誰戀愛。」西娜剛毅的說。

「請不要對我恨，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美麗，我們是愛着你的。我可以為你犧牲我的性命，好，再會。」

「唔，再會。」西娜變了溫柔的聲音說，她伸出了她的手，沙寧快樂的擁抱了她，他們接着吻，好像兄弟姊妹的接吻一樣。

西娜伴沙寧走到園門口，憂戚的望他走去。她回來時躊躇着該不該告訴猶里。她最後決定把牠忘記。

二十九

猶里次日從旅舍回來，頭老是痛着。他想起西娜，他決不定應該佔有她，還是把她拋棄。娶她呢，他却不願意結婚，而且討厭眷屬的觀念。離開她呢，他又不忍捨，他是愛着她的，失了她就好像掏出了心一樣。他於是墜入痛苦與疑慮的煩惱之中了。

他覺得世上沒有好，也沒有壞，就是有了功名財利也是沒有意味的。一切都不值得留戀。他連生的意志都消失了，只存着活的肉體貯着死的幻滅。

「我願意有人殺死我，」猶里想着，「一粒子彈從後面射來，穿過我膨脹的腦袋，或者我悶結的胸懷，那麼我便可以得到怡然的休息了。」

「可是這有誰肯呢？爲什麼必需別人，我自己不能麼？難道我沒有勇氣結束這個只有悲哀的生命麼？一個人遲早總得死，還有什麼顧忌使我懼怕呢……？」

他把抽屜裏的槍，偷偷地拿出來，他想在頭上試一試，但他突然想起西娜，想起他在林中可恥的粗暴，所以怕見到她。他已完全變成一個無愛情無希望的心緒了。

『我寧願死去，我不願見人，不願再見什麼東西』他堅決的對自己說。

女僕走來叫他吃飯，他想：『吃飯，每件事老是一樣，話下去，就是憂慮着——我要快點，不然，就沒有時間了。』

他急得全體抖顫。耳朵嗡嗡地响着，在他的心上，並沒有什麼恐怖的事情發生，只是一個清晰的將死的預警。突然他對準着自己的胸口放了一槍。

「走火了」他快活的想着，但仍希望活着。

女僕驚呼了一聲，衝進屋子裏，他已倒在血泊中抽搐了。

三十

很多人都爲猶里之死悲感着。出葬時只有勒森且夫代表他的家屬，他的父親生着癱瘋病，麗萊亞一刻也不能離開他。

西娜在棺材經過了她的門口時就加入了行列。她臉色非常沮喪，雖然她確信猶里沒有聽到她一點不名譽的事情，但她總覺得這事與他的自殺，多少有點關係。她哭了通

夜，她的心中充滿了對於猶里無望的愛情和對於沙寧的憎恨。她覺得和沙寧不意的通奸，真像一場惡夢。那時所相信沙寧的話，她現在看來都覺不對。當沙寧歡迎的走近來握着她冰冷的手指時，他立刻便知道她全部的感覺了。他只好像一個不甚相識的人走開去。

墳墓葬好時，大家勉強沙寧說幾句話。他憤然說：

「有什麼好說，只是世上少了一個傻子，那就完了。」

誰都不滿意沙寧這句冷酷的話，誰都給他一個憎厭的臉，有的罵他爲恐怖者。甚至夏夫洛夫結隊來責問他。他辯斥了他們一頓就和伊凡諾夫一同回去。

沙寧覺得全個鎮上的人都討厭他，也都使他討厭，所以他和他的良伴提議離開，伊凡諾夫却沒有勇氣，而且他還要教書。沙寧因爲怕和家裏麻煩，想連行李都不要，但伊凡諾夫却勸他帶些去，並答應在窗口替他接。他在收拾行李時，聽見諾委加夫說：

「這不是我，乃是你犧牲了你自己！你還要些什麼呢？」

「我……」麗達要說的話給淚聲嚥住了。

沙寧皺着眉頭想着：「這便是麗達的結局了！不如讓她投水自殺，總比現在好些。」沙寧把手提包遞給伊凡諾夫，自己也跟着立即跳出去。他們迅速的走到車站，夕陽已經西下，站上的燈光都已亮了。沙寧慌忙跳上車，因為車已快開行了。

「祝你在這個愉快的旅行中得到快樂！」伊凡諾夫說。

「我的旅程都是一樣的。」沙寧微笑着說，「我不希望從生命中得到什麼，也不要什麼。至於快樂呢，更是談不到，死而外沒有別的了。」

車開動了，伊凡諾夫和全鎮的輪廓，在沙寧的視線中疾速的退下去，直至消失。

車中盡是農民，空氣惡劣，吸煙與喧嘩，幾個老農嘮嘮叨叨的談着不三不四的政治，沙寧聽得討厭起來。

天色微明的時候大家都熟睡了，還有一個小商人在苦毒他的妻子。沙寧看不過眼，
叱着：

「你這豬糞！」

那人退縮了，他一時雖然驚駭，但他想定又對沙寧冷笑了。

沙寧非常厭惡，他放棄他的行李，從踏板躍下去。跌在柔軟的路沙上，沙寧歡悅的站
了起來，無目的地朝着晨輝走去。

